

全球经济扩张：依然强劲但均衡性下降，更加脆弱，面临威胁

作者：莫里·奥伯斯费尔德

2018年7月16日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全球经济增长近期面临的最大威胁（图片：wildpixel/Getty Images by iStock）

在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环境下，约两年前开始的广泛全球经济扩张已经进入平顶期，均衡程度下降。我们仍预测今年和明年的全球增长率约为 3.9%，但认为出现最差结果的风险已经增大，甚至近期也是如此。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仍普遍强劲，但其中许多经济体（包括欧元区国家、日本和英国）的增长已经减缓。与此形成对照，美国 GDP 增速仍高于潜在水平，就业创造依然稳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期采取的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措施。然而，随着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复苏接近尾声，临时性财政刺激的效应逐渐减退，即使美国的经济增长预计今后几年内也将减速。对于发达经济体，我们预测 2018 年增长率为 2.4%，比我们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 0.1 个百分点。我们对发达经济体 2019 年增长率的预测没有变化，仍为 2.2%。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而言，我们仍预测 2018 年增长率为 4.9%，2019 年增长率为 5.1%。但上述总体数字不能反映各国预测的不同变化。

中国的增长前景与我们早先的预测一致。对于拉丁美洲、新兴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大型经济体，我们目前预测其增长率将低于 4 月的预测。供给中断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推升了石油价格，使新兴石油出口国受益（例如，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但给石油进口国带来不利影响（例如，印度）。对于新兴市场整体而言，增长预测的上调和下调基本相互抵消。

今后若干年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体经济增长将快于人口增长，因此，许多国家的人均收入将提高。然而，尽管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但经济增长率仍将低于本世纪头十年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期间的经济增速。非洲的不利形势（例如，国内冲突或与天气有关的冲击）可能加剧人口外迁压力，特别是流向欧洲。

美联储政策，贸易紧张局势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球金融走势一直起着核心作用。鉴于美国就业状况强劲、通胀稳步回升，美联储在今后两年内将继续提高利率，其货币政策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将收紧，美元将走强。美元今年 4 月以来已经广泛升值，新兴市场和前沿经济体面临的金融状况已经有所收紧。然而，从历史情况看，金融状况虽然有所收紧，但依然相对有利。到目前为止，市场继续区别对待不同的借款国，明显薄弱的借款国（例如，存在政治不确定性或宏观经济失衡）面临的资本账户压力最为显著。但是，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快于当前的预期，更多国家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

然而，当前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从而对信心、资产价格和投资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是全球经济增长近期面临的最大威胁。由于美国需求增长相对较快，全球经济账户失衡将进一步扩大，这可能加剧摩擦。美国已采取影响广泛国家的贸易行动，面对来自中国、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日本等国的报复措施或报复威胁。我们的模型分析显示，如果当前的贸易政策威胁变为现实，商业信心由此下降，到 2020 年，全球产出可能比当前的预测低 0.5%。在更为广泛的贸易冲击下，作为全球报复的焦点，美国将有相对较大一部分出口在全球市场上被征税，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政治不确定性，市场自满情绪

自我们 4 月评估以来，其他风险已变得更为显著。欧洲的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在移民政策、财政治理、法治标准和欧元区制度架构等方面，欧盟面临着根本的政治挑战。经过数月的谈判，英国退出欧盟的条件仍未确定。拉丁美洲今后几个月的政权过渡将增加不确定性。最后，尽管一些地缘政治危险似乎正在消退，但在很多情况下，其根本驱动因素仍在起作用。

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金融市场看来普遍掉以轻心，许多国家资产价格高企，利差收窄。但与此同时，高额公共和私人债务带来了广泛的脆弱性。资产价格无疑处于高位，不仅是由于金融状况宽松，而且也是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形势总体上仍令人满意。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预期公司利润增长停滞，那么可能突然出现价格调整。为了使经济增长持续到中期——预计发达经济

体和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趋势增长率将下降——政策制定者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通过改革提高增长潜力和抵御能力，同时重建财政缓冲，谨慎实施货币政策，使通胀预期有效地锚定在目标水平。

经济公平，全球合作

各国政府还必须更加关注公民之间的经济公平，特别是保护最贫困人口。导致当前许多政治风险的普遍政治问题，包括贸易方面的问题，都源于一些国家在非包容性增长和结构性转型方面的经历，突出体现于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困境。迫切需要通过有利于公平和增长的政策来解决这些根本趋势性问题，同时确保具备必要的宏观经济工具来应付下一轮经济减缓。否则，政治未来只会变得更加暗淡。

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各国必须抵制内向型思维，并认识到，在各种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多边合作至关重要。本国行动不足以解决的共同问题包括，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减轻过度全球失衡，金融稳定政策，国际税收政策，网络和其他恐怖主义威胁，疾病控制，以及全球变暖。在很多国家，腐败现象削弱了对政府的信任，控制腐败也需要真正的全球行动。最后，国际移民压力再度加剧，最近显著破坏了政治稳定。如果不采取合作行动，改善国际安全局势，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那么就无法避免移民压力。

最新预测

经济继续扩张，但步伐已不太均衡。

(百分比变化)

	预测		
	2017	2018	2019
世界产出	3.7	3.9	3.9
发达经济体	2.4	2.4	2.2
美国	2.3	2.9	2.7
欧元区	2.4	2.2	1.9
德国	2.5	2.2	2.1
法国	2.3	1.8	1.7
意大利	1.5	1.2	1.0
西班牙	3.1	2.8	2.2
日本	1.7	1.0	0.9
英国	1.7	1.4	1.5
加拿大	3.0	2.1	2.0
其他发达经济体	2.7	2.8	2.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7	4.9	5.1
独立国家联合体	2.1	2.3	2.2
俄罗斯	1.5	1.7	1.5
俄罗斯以外的独联体国家	3.6	3.6	3.7
新兴和发展中亚洲	6.5	6.5	6.5
中国	6.9	6.6	6.4
印度	6.7	7.3	7.5
东盟五国	5.3	5.3	5.3
新兴和发展中欧洲	5.9	4.3	3.6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3	1.6	2.6
巴西	1.0	1.8	2.5
墨西哥	2.0	2.3	2.7
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2.2	3.5	3.9
沙特阿拉伯	-0.9	1.9	1.9
撒哈拉以南非洲	2.8	3.4	3.8
尼日利亚	0.8	2.1	2.3
南非	1.3	1.5	1.7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4.7	5.0	5.3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





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1952 年出生于纽约市，自 2015 年 9 月起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此前，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是伯克利分校 1958 届经济学教授，曾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 年）。1991 年在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正式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 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 年），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 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 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 年获硕士学位），并于 1979 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8 月，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担任了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此之前（2002-2014 年），他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他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奥伯斯费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产奖、拉依克·拉斯洛高等研究学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他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讲，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讲、印度储备银行的 L. K. Jha 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曾在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协会副主席。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此外，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 10 版，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arc Melitz 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 年，与 Kenneth Rogoff 合著）。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